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劉贊化

明文衡卷四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貝瓊

今年春予與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同被召至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詔且俶等至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縱戰

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鷙翰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蠹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亂于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橫為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悅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為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于傾危險陂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

可勝嘆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儀秦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于正者敬識于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盖學孔子則進而為信為善極于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航之涉遠也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為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上之命且儆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河南周遜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

而有學措紳咸器之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孜其行遂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偃革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凡藝優而德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則遜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華之且求余序其首因舉以告遜學宜訓長洲之士一於正而無惑秦儀之邪說可也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昔洛陽賈誼為漢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雖謙讓未遑且議任公卿之位諸大臣忌而短之出為長沙傅夫高皇帝之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作不可以不定者絳灌之徒智弗及誼而帝又不能用此余深為在上者惜也今國朝偃革右文方復三王之治凡誼之言于漢者不待請而皆行矣處士閒先生者亦起于洛陽為國子助教嘗自比于誼人亦以誼期之時大臣無

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未幾以病謁告留京師治之六月病久不愈廼遣歸此余又為在下者惜也嗚呼山川神靈降生奇偉磊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固將使之有為于時也然遇時之可為而皆不得有所為不知其為天道何如邪初余與先生同在成均資其講習之益一旦離散分處不能不為之惘惘矣剏以衰老之餘攝官承乏與四方雋秀相周旋而回望其放於嵩邙瀍穀間追逐雲月為事如詛所謂鳳凰自引而去麒麟莫可

係而羈者竊有愧焉士大夫咸賦詩以送之屬余為之序於是乎書

精誠録後序　　鄭楷

天子之所以奉天而勤民臣下之所以竭忠而事君者無他道焉亦曰精誠而已矣若夫人子之養親則無間於上下而又兼乎愛敬者也我朝太祖高皇帝以廣運之德貫列聖之道萬機之暇拳拳乎天人之理恭默思道豁然有契于心嘗命文臣采經書之語及於欽若忠

孝者類為一書賜名曰精誠録而頒之王國焉其不言之教盖亦至矣臣楷恭承寵命得備員進講伏蒙睿旨命教授臣顧禄臨寫此書臣楷為之後序將欲重刻摹印以廣其傳焉臣楷受命戰兢懼弗克荷以為兹録出自太祖宸衷而殿下繼太祖之志述太祖之事宜得老於文學之臣而鋪張之而乃命之於寡陋之臣此臣所以戰兢懼弗克荷者也竊聞惟辟奉天惟子止孝惟臣以忠其旨本於精誠乎精誠者天之道也天者理之所

自出身者親之所由生為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君能
精誠則奉天之道得矣且能精誠則事君之道得矣子
能精誠則事親之道得矣而其精誠之所以致其力焉
又皆本於敬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伏
惟殿下德邁前王心存聖學誠敬精微之道實與太祖
同一機而無間者也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思誠
以造夫精誠者蓋如此太祖創之於前殿下廣之於後
是編一行家傳人誦前聖之經一展卷而大綱舉一入

心而忠孝生則帝王垂裕之道至矣盡矣孔子集羣聖之道而為一大成實萬世之永賴焉精誠之録同一揆也

送趙永明之金華序　王琦

有志乎遠大之學者非苟以文辭自衒而已盖文所以載道外於道而有工于文無有也世之言曰文者言之精言不精不足以成文故曰罷於誦夜費于思鋪鏤緇疊緣飾繪繡以為工且至然卒不過如游說之浮辭俳優之戲談且老生得之以欺後輩後輩得之以侮同列

於道無與也道者所以扶綱常而紹典則令也學於師
則曰彼雖善於是而繆于此彼長于此而短于是吾亦
聊從而師之講于友則曰彼雖長于我而才不及彼後
于吾學而智不逮吾亦聊從而友之於道無取也嗚呼
求言之精而無與於道求學之專而道無取焉使蔓辭
日興繆說日廣詆訾𢹂議訕謗排擊則文安得不為學
者累哉余舊學於金華潛谿宋公聞緒論之末未嘗不
以此為深戒黄巖趙永明弱冠為文迥出倫輩而余未

之友令年秋至郡城友人林公輔出永明文數首皆烜爛敷腴閎闊肆縱比物引類悉有可稱且將從潛谿公而取正其殆有志乎遠大之學者文固不足為永明累也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余誦斯言也久于永明之行不敢不以告永明異日造金華知公所以教永明者亦當不外乎文中子之意也

送楊湖州序

劉夏

王者之取天下天心順於上人心應于下斯可以得天下矣十數年前彼君天下者其政治獘於不修四方豪傑竝起百姓肝腦塗地當此之時紛紛紜紜似乎人衆可以勝天而天心亦爲之震蕩梍杌而不得底于寧謐也十數年後我國家歷試諸艱大戰江湖決成敗之幾于兩陣之間以嘗試天心之所向背矣彼天心斷斷然不我釋也天既不我釋天下億兆人心又安能釋我而他之乎然則天與之矣人與之矣猶有不來庭者我則

起而取之矣于是考圖數貢以江南之大而浙右數州之地近在肘腋尚爾未入版圖乃命將帥師先取湖州賴天心之眷顧已審而人謀之恊從斯臧甲兵府庫全城歸附上見湖民之久在辱也又念湖民之新被兵也乃不得已輟近侍之臣往撫之用是中書左司郎中楊克明受命出知湖州楊公通練沉敏諳于大體又不遺于細故湖之父兄耆老宜教其子弟曰自今以始服楊公之教令為上新民凡奢麗敗壞之俗不可為也偷惰

放肆之風不可有也其君子則豹變羽翼于聖朝其小人則革面耕鑿于田里令湖民無死傷之憂有妻孥之樂爾但知民心鄉順之致然未必知天心之使爾然也故太守下車為言爾之所不知者

贈詹學士出使序

洪武元年八月皇上臨天下慨然謂丞相宣國公曰治天下雖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户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兹至理望道之勤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于是儒且十人受命分行十道訪求賢哲與之共理天下而學士詹同文與焉詹公恢疏倜儻嘗為考功郎時余與儕輩三十餘人皆隷考人心如深淵不測公投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用此道以求天下士詎有姦邪小人飾詐釣名安能誣我而冒進也耶而余也吏尚賓館惟當飾墻壁治几席

以為天下大夫君子先容者焉

舟行分韻賦詩序

朱同

皇帝有天下之四年有旨盡取羣儒以選任之四方多士雲集輻輳㨿之先在是行者十人維時舟次南陵之毛家浦蘆葦生風東溟出月竝舸中流傳觴唱和共歎人生出處之難而聚會之不易得也於是以杜工部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之句分韻賦詩以紀之且以寓夫箴規之意而令僕叙其首僕以為唐虞三代之隆處

君師之位以政教臨民者皆真儒也心法之傳教養之道政刑之具載在方策世變日下風氣日漓於是政教判為二途君人者有崇儒之美名而未得真儒之實用為儒者窮經皓首而未得盡行其道於時下于是者或拘古今異宜而不適于用或學非所守而反悖於經先王經世之大法或幾乎息矣今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龍飛江左掃蕩羣雄不數年而天下定于一乃罷黜百家一用純儒豈非世道之將隆斯文之大幸而為儒者所宜致思

乎夫學貫天人功被萬世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撥亂者
真儒之學也學有淺有深而不可以強齊者也守寒素
之舊而無驕奢之習知廉恥之義而無汙下之為不立
異以要名不屈道以求合行止去就一毫乎在我而無
一毫利害計較之私者真儒之守也守則吾儒者之所
當同者也況新安吾考亭夫子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
學禮義廉恥之行漸摩既久諸公幼而學壯而行令也
遭聖明之世洽教養之澤當盡蘊奥以濟時守名節以

律已而無負乎聖天子用儒之意則豈徒斯文之幸而已僕也不孝罪重父喪未期母疾未愈而衰絰以隨諸公後斯綱常之重治教所先必當得請而歸者是以不復辭而致其學守之説為諸公别且將跂足林下以徯所謂好消息者為吾邦斯文之慶幸也公其尚有取於愚言乎同是行者婺源四人胡原昉江道全江道原胡德耕休陽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銘德汪德懋江彦名余歙人朱同也

麟谿集序

張紞

麟谿鄭氏為東南著姓篤于行義海内稱之洪武丙子紞自雲南入覲睹左庶子濟于朝行見其循循雅飭不願乎外詩所謂其儀不忒者庶子有焉聖上簡出羣倫寘在左右俾羽翼東朝矜式天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吁其至矣庶子字仲辯義門之八世孫嘗請于余曰有家以來既多歷年所朝賢鄉彥所以稱述而光賁之者代不乏人前此固已會萃成集矣洪惟龍德御天人材

輩出後之作者未艾也隋珠和璧胥歸寶藏謹續成一編于以宣揚德化侈上之恩而先業遺緒亦藉以無忝幸為序紀遜謝再三乃修辭以對曰嗟乎分形連氣同具是理而不能不壞于人欲何鄭氏之愈遠而愈盛也何鄭氏之能通其變而制其宜也竊求其故不由周禮本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本支相保當薄而踰厚世有鄭氏猶景星麗空鳳鳴朝陽真曠世之祥也雖然經言百世而没其共爨之文聖人非不欲之

蓋亦難為之制耳今假以一生二為法自二而下倍而數之究于十世為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繼稱之宗將居其半惟大宗當祭于廟餘皆室祭室祭無所君子之所隱也且子事父母雞鳴而起問安視膳各欲盡其私情若千人聚居一有不愜勢必有向隅而泣者於斯二者處之特難是故通其變使人不倦時而措之與之宜之乃君子之微權也聖人慮世雖遠又安得以權為制裁所謂權者無私恩則不足以親親無公義則不足以尊祖

私勝則義為恩揜公勝則恩為義屈節其親疏量其恩義執兩端而用其中上不忘一本之澤下不失羣從之懿自非權度精切何以與此竊嘗因父子異宫之說而思之大畧倣古者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各有祠而總為墻宇以郭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庶乎可與言者率爾及此以終序述之意或亦處家之一道云

贈鄭顯則序　　方希古

天下之論文者喈簡澀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于平

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為達好奇以為工幾何不至于怪且俗哉善為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辭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為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辭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辭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辭之修安在其為奇也哉

日月之在天隮于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来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為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為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為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澀之辭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為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為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

盛乎今天子憫斯文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為文不好為奇而亦不流于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于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共趨古人之道以自見于世其崇且大者可明也况于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政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哉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于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羇旅亡聊而獲禄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學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為美官官于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

而何忍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
戈職戰守者如林所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
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于民必有補益課其
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顧而失良士哉孝先
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
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已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
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
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

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啻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譬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于太陰隆隆隱于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禄位之不可茍由是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益于人紀豈不甚大

其于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是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篆書考正辯僞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于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

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餘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于今時易世遷幾至于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于民用最切而其變為最甚自篆而為分隷自分隷而為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

驚嘆而人顧鮮有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于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来著書之存于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芳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甞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偽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

有徵據不為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于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于篆之行草者曽幾何哉予嘗妄欲為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

為元閒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贈王仲縉序

飢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為切于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

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為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偽吴張氏宫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曽遊之地也予未嘗不為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宫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

僭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時破廬獘褐羸童野鶴出入于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来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為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于衆人之笑也故告以

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余自兒童時則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于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黠爲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爲難治而南昌贛吉爲甚而臨江爲尤甚觀其諺語之傳于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官于其地而其人之官于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

至于旅寓於江湖通途之間者或遇其人莫不憚之而不敢驟與之交然余自弱冠以来往往見其人之来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以謹厚見推其愚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見余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余来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某南昌人也丞謝公某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余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不及識其為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為君子固亦猶

見之矣邑之秀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余邑庠其人温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來省為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余于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邪将余之所見皆適值其出於衣冠文物之胄者故有以拔乎其流俗邪是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余所見固云美矣使其俗果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為其民之秀者豈不宜思所以變之之

道予余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蓋有之矣顧其身之所立何如爾令克彬之歸也其尚益修其身以余前所聞之俗為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余後所見之人為鄉人勸以進于善自一鄉而及于一邑自一邑而及于一郡以及於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于其地而其人之官于四方者亦見樂于人而旅寓于江湖道途者亦莫不樂其人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言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

下之人惮之如余所聞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為彼方君子之所恥哉雖然余浙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天下不視之猶江西之人乎余之言盖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因以自勉焉

明文衡卷四十一

明文衡卷四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感于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感于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遊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受之亦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

一月君東書將歸廬陵來告别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爲稽古也吾子以稽古許我斯誠稽古矣予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説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

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覩而後
聖賢揖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
豪傑之喑啞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
者然而先生老矣予懼其不能徧歷也如稽古人之文
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
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
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
之盤周之卣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岱山鄒嶧岣嶁

浯谿之石刻凡漢魏以来之桓碑彛器古文篆籀分隷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絶谷之隠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竒寳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心誠好之力又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于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逺而難求諸内者近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于理無所咈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予曰斯

言得之矣于劉君之行也謹述斯語以為贈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　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名且隳而民告病矣訹于上官也慑于貴近也墮于吏術也士君子有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訹也權智足以聳民聽則不慑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墮也不訹于上官則實材得以自見不慑于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不墮于吏術則實惠得以自

治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交下感而衆戴之矣然其至非真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天子軫念羣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録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州蓋陟典也滁州在唐宋時為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履業之臣往往入為名公卿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修邦之人至今以為談慕我皇帝有天下滁為潛邸大兵是集大業是基輦轂

是遵為國家西北門戶視京畿諸郡為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德簡在帝心者不以輕畀也州土著多勳舊著功烈分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天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為京畿大郡遠邇所覲望苟不先謹有法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于是均徭役一法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干者公持之愈力毫髮不少貸衆環視喋不出一辭弭然以滁州舊隷中書事皆符下輒奉行或有不可者封上之後

分隷鳳陽府臣以他州下視吏得以毛舉細微事以撼之公氣不為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為少撓事兩上之上以是直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撓以私州當通道事�省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庸傲玩不恭前政以為常公燭其奸欺繩束愈加庶事旹上出惟謹奉行不敢後以故手不得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蕭然一室俯以思曰政有所闕乎事有所未結乎民有所未安乎旦旦以自省力行不

少怠盖公之政智不訹乎上强不懾于貴明不墮于吏其要豈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年政成將入覲陳其績之實行且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帝心我公之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為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矣其不使歐李專美前古幸為我邦人榮余忝與公同政悉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洽人惠之感人感之服人其聲實之美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為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為天下司牧者告

潛谿續文粹序　　樓璉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于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為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于過乎然事固有立

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為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于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為之外謂天下果興于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髙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将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盖其道德可以馴暴革姦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

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賔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

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嘗為國子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寛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絶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于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内而近則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穉子皆知公為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于户庭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之外蠻方異域皆知尊慕之使中

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
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與公之為學博而知要其德粹
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蓋
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于公而見之天之遺
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
終後十餘年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今上既
追崇皇考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念先皇舊學之臣悲
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名公之孫慳復官之於翰林凡

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皇上
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為人所
愛重璉蚤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
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覩也以為公昔無恙時嘗擇
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
取自仕國朝以来所作復選録為十卷名曰續文粹以
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
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

惟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

送左叅議胡公之官江西序　王景

洪武三十五年冬皇上勅翰林儒臣修太祖高皇帝實録慎選在位之士與纂修事而李公至剛以右通政来胡公以道以禮部郎中来王公孟陽以儒士又繼来三人皆浙江人何浙江之多士也未幾至剛陞禮部尚書仍領史事明年夏六月書成上厚賚銀幣錫以重爵以

道陞江西左叅議孟陽起授禮部主事尚書公謂予曰吾三人以鄉井之舊同列史館至離也而以道獨駕部鳳翔于西江之上願一言以識别予曰今之布政司古之州牧也舜分天下為十二州州有牧故曰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是也然其職則維持侯伯以聯絡天下之勢以恪王度事至簡也今叅議布政之亞也位第四職四品贊襄一司之事至重也然上有使有叅政不已出也然判與議必自已始已以為是叅政曰非

是已以為不然參政曰然為使者必執其兩端而定之若參政曰然使曰不然參政曰非是使以為是則已亦得執其中而用之則參議之職不輕而重也亦明矣然其議必本之以時制參之以舊章不屑屑泥古而不背于古上以宣皇風下以合民情平平蕩蕩歸于皇極而已若曰各持己見務為矛盾以私害公事不立矣非朝廷設官之意也以道無是也以道為部郎中且四年其同列皆坐剪斥以道翹翹然不染其難則以道之忠貞

正大可見矣且皇上之所以命近臣而出任方面者重宣德音使內外相聯屬也况江西密邇都邑治化尤所當先也以重臣宣德澤民易從也輔成太平之治在此行矣尚懋之哉是為序

贈醫士潘徐二君序　　王　達

今年夏友人雷起潛之子曰豫疾求鄉里之精于醫者得一人焉曰潘克仁氏克仁治未二日而他適又求鄉里之精于醫者得一人焉曰徐士恒氏士恒造起潛所

末二日而克仁又至二人者曾不相嫌忌而啓藥且相與講明其得疾之由與夫去疾之法用何藥而可用何藥而不可二人者忘其所負挾而一以拯人為念故雷氏子彌數日而愈矣起潛曰是可無所報乎于是走泮宮徵余文以為贈嗚呼天下之人非不衆且多也其間專事而妬賢者亦不為少矣小人專事妬賢者固冝讀古人之書而懐小人之忌者亦豈少哉自淳朴之氣散往往以智力相雄長甲曰可乙曰不可甲曰善乙曰不

善昧其良心汩於私意忘其己之短而嫉人之長安有相資成美謙遜長厚若潘徐二公者哉古人有言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吾于二公見之異日風俗之厚又安知不自二公始乎克仁專確有守且通于儒故録此以遺之俾往来觀者得以警于心焉

送鄭先生之昌國訓導序

鍾士懋

天下難處之事多矣惟處貧為甚難天下處貧之人衆矣惟處之以正為尤難處貧而能處之以正非讀書行

道者無能焉讀書行道而能處貧以正斯可以為人師矣吾鄉自趙宋以来素稱文物衣冠之邦俊人秀士班班輩出不幸與時不偶而烝藜茹糗者不為不多有如本忠鄭先生之甚貧者乎甚貧如其人者亦有之矣其或不堪于清苦而出入小徳之門者不能無之是以如其人之甚貧而處之以正者確乎難其人哉先生予同里人也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好古博雅矻矻焉年四十矣雖魚釜塵甑畧不曾有干求錙銖非所當得之心

蕭然一室學徒數十人惟清生講授皜皜乎高風勁節無有少虧缺也今年秋明州府有新太守廼能聽人道其甚賢且甚貧也繇是訪之為屬縣昌國學訓導書幣来猶偃蹇不起朋友交勸之始就焉於乎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士大夫窮經覈史貫穿百氏論道理辯古今説政事瀾翻其舌無少凝滯操觚弄翰為文章絢如雲錦以之居臯比迪来學綽綽乎其有餘裕然而往往不免失其重者何也以其計功謀利之心而任以正誼明道

之責譬猶建樛屈之木而為測景之表欲其遠近淺深度數之不忒也胡得焉傳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先生之處貧也不為不久守身也不為不正吾屈指于鄉里讀書行道之人有斯人矣廼令居訓導之職表率諸生使諸生于靈臺之地潔清其本原夜氣之存凝澂其思慮晝事之接澡雪其汚染他日掇巍科躋膴仕者皆有冰蘗之譽而能誅鋤天下貪婪之徒豈不曰其師之堅苦有所甄陶而然哉予未耄願及見之

贈楊布政序

胡廣

永樂三年秋七月初吉皇上命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某為陜西布政使受命之明日入謝且以本貫辭弗許將行其寮友鄧某王某合士大夫為詩以餞之而以序屬予予觀皇上之用材隨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某者以公天下為心固不以鄉里而為嫌也某之材誠為可用將無所施而不可在皇上既信之而無所嫌在某獨何嫌而辭之哉辭非所當辭矣所貴乎君子者德修

于己而信于人不出乎閨門跬步之間而感動乎鄉黨州閭之外其機如影響仕不仕均是道而已某之居鄉也孝弟忠信有以稱于人昆弟鄉黨既賢之令之為政有不必言語教詔而信從者矧夫生民之利病孰便而孰否孰得而孰失皆嘗審察之其必能興其利而去其害如飢之食渴之飲真知灼見而無過舉矣此其所以任某也茍非行其情而戾乎公論則人孰得而加損哉某蓋不如是也因其言論抗直敷答稱旨故有令之命

矣予知其所行将必有異於是因書此爲序以贈

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剌序

聖天子德洽仁浹覆載之内靡不從化窮荒極域自古聲教所不被者遣一介之使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承順稽首来庭吁夫豈威力所能為哉所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盖盛德感動之幾有如此夫古剌在百夷之外萬餘里其名載籍未之前聞也給事中濡須周讓嘗奉命使百夷聞古剌名且

知其人素慕聖化而欲朝中國者無以為之先使歸以聞天子嘉之遂命讓以往由滇池入百夷歷猿猴所家蛇虺所都魑魅所宅踰數月然後至至則其酋率其類驅象馳馬具舟艦供張張旗伐鼓陳兵出迎于道咸喜愕以手加額曰使者從天而下也于其國中設新亭館以居讓等即遣使從他使者至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日勞燕甚至今年夏遣使同讓偕方物來貢且請臣貫吏天子錫以冠帶印章授以古剌宣慰使賚予有加復

命讓再往將行來索予言為贈予惟使者之職其任匪
輕非負剛毅之操拳勇之才通變之智不足以當是任
夫無剛毅則必至于怯懦無拳勇則必至于折辱無通
變則必至于膠固必全是三者而後可為使也今讓以
單車從數十人往返數萬里重數譯使於禽駭獸縱之
夷以宣布恩命發言慨慷忠奮激烈遇有無狀氣不少
慴能使遠夷知朝廷之尊是以口舌為干戚其與昔之
發卒治道者異矣傳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讓盖有焉是行也予知自古刺之外有閒風而來者則必由于讓也

贈醫士陳名道序　　楊士奇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儌幸以治載醪牲實篚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之弗虔不敢懐纖毫怨懟且慮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從事于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脈治之説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

不效而又增劇者故雖什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殆凡與惟憲闕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憲不應方愽求為醫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慾有至乎夭死故為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于鬼神時日卜

筮以疑衆者一拘殺于司寇巫所為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令之信醫者皆惟憲為醫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

送陳叔振序

余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朝者皆得識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會其山

水秀麗鍾於人多俊爽明達適當世之用然溺于其俗率務外忽內逐物徇時者或流而不返飭行與文者或矯以自高而求夫和厚端介志乎內不役乎外蓋不多見焉陳鏞叔振舉進士為庶吉士在南京翰林與余處六年殆所謂和厚端介不矜不屈者非臨安之特出乎既與余先後來北京余調春坊叔振亦擢禮部主事而閒暇輒復過余蓋有志乎其內也令叔振調南京禮部相去益遠相與之樂益疏矣夫君子之于學也不以窮

達壯老而茍有怠意令南京諸司職務視往年千百之什一而載籍所萃四方莫加焉誠以其餘閒探索義理之正以究聖賢之用心卓然而行之將來所至豈特出于一鄉哉鄒孟氏曰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以叔振之資與志無不可至勉哉叔振豐城有史志靜余嘗相與者而違闊久矣今于叔振為同官其亦為致區區之意

送李永定經歷序

永定吉水李明達先生冢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永定從

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
皆假館授徒永定治奉養之資無日不相見也先生長
身修髯飄拂可數面潔白如玉雪氣韻磊落有行義讀
書不泥章句興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
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生入竟陵永定
以才舉授宣州衛經歷明年永定遣迎先生先生還過
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浮小舟
具酒殽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

別山四顧下憩秋興亭至郎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歡各賦詩弔古且寓離別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何足道也明日別去又三年先生没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永定猶見先生也永定初在宣州有能名後以詿誤黜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高皇帝舊章永定復還宣州求言為贈夫經歷之任子為之有素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廉無不公修諸在已可也在已修無所

往而不宜況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别而今昔存沒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飢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于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旣度濟寧入東平之境

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俟辰祇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秋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于禮也尚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

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于士竒同宗盖宋忠臣建康
通判諡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
字永懐士竒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于生
業未甞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嘆曰古之
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懐唯
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
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
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寛厚得其民心

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嘆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

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佘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贈亦以勵其終云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進臣濙臣

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

上之聖孝皇太后之威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
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
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
纎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
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
浄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上
命賜黄封之酒御厨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
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

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懽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于兹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閧于兹屢矣是以謹序于卷端云

明文衡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三至四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何大士

明文衡卷四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序

送陳司業詩序

楊榮

宣德六年秋九月國子司業陳敬宗光世以考績來北京上俾之復職凡與光世厚者皆作詩送之而以序屬予盖光世初為翰林庶吉士以文行知名縉紳間永樂

中修高廟實錄慎擇賢者而任之光世與焉未幾凡庶吉士皆授刑部主事光世復徵入史館書成改翰林侍講及修太宗仁宗實錄光世復與其間會國子監缺司業而難其選遂以光世往焉或謂光世誠賢於人然既侍講久矣其名實烝然有聞於上下今去為司業無乃左乎光世聞之蹴然曰司業天下學者之所取法也誠宜德望優重者為之顧乃命敬宗將夙夜勉焉以圖稱尤恐弗及而何左之敢云既蒞職日進諸生講聖人之

道而正已以率之諸生大化服而光世之譽益大顯予甞謂國家建學於天下以造士皆使學聖人之道也然其師之所見與弟子之所禀不能皆粹也故其成就有不能盡然者及升之太學譬之集衆材於班郢之門而大加繩削焉使小大長短皆中法度然後以之構厦無不適其宜者苟規矩準繩有未至而欲羣材皆適於用而不與焉難矣祭酒司業之任蓋何如其重也光世既優於是矣今歸而復加意焉國家得賢之多致治之盛

人將於太學乎頌也予與光世處三十年矣誼不容辭故為序如此

杏園雅集圖後序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晨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衎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著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

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髪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傔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於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予識其

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
侍從涵濡深恩葢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
物康阜而近職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
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葢亦宜也
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耆英俱以年德高邁
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
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
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聨事一司今予輩

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簪笏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省愆集序

黃　淮

惟我太宗文皇帝涖阼之初誕興文治規致太平慎簡儒臣設内閣以處之俾職論思典内外制叅預機要而臣淮猥以末學忝與列焉永樂已丑車駕廵狩北京今

上皇帝居春宫監國臣准偕二三輔臣承朝命俾侍左右癸巳再廵狩亦如之受命兢惕不遑夙夜誓竭駑鈍圖惟報稱然而質素愚戇以故處事乖方有不副上意旨者明年秋逮詣北京自分當被顯辟乃復蒙恩矜恤但寘之獄俾自省過一何幸也在獄踰十年懲艾之餘他無所事凡觸於目而感於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秋伏遇今上皇帝即位覃恩肆赦臣准獲全喘息復從諸大夫後退食之暇紬繹腹藁得詩賦辭曲合若干篇彙

次成帙名之曰省愆集志不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為窮而後工近古以來若李白杜甫柳子厚劉禹錫諸名公其述作皆盛於困頓鬱抑之餘至今膾炙人口淮也才不逮古人處困日久而囹圄禁且嚴目不覩編簡手不親筆札口不接賔客之談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而趣愈卑志愈窮而辭愈拙深可愧也然而篇什所載或追想平昔見聞以鋪張朝廷盛美或懐恩戀闕以致願報之私或顒望咨嗟以興庭闈之念至於逢時遇景遣

興怡神一皆出於至情蓋亦不可廢也是用藏之巾笥以貽子孫俾覽者知予處困之大畧工拙云乎哉

徐蘇傳序　　胡儼

徐蘇傳者所以傳徐孺子蘇雲卿之事也徐蘇本傳列漢書載宋史者儒者見焉閭巷之間寡聞也今二傳編錄博採羣書校之本傳特為詳備或者曰自漢以來懷德秉志高世獨行之士蓋多有之傳者獨錄徐蘇何也曰出吾郡也曰若然雲卿廣漢士亦得稱吾郡出邪曰

雲卿聞孺子之風而來在當時非無韜棲隱約之地顧乃區區於東湖雲水之間彼蓋以孺子之流風未泯也樂於此而居於此固有不得而外之者曰豫章先賢可以陶世範俗者豈獨徐蘇哉曰得時而駕行道以濟物者固已表見於當時垂休於後世矣若二子亦非果於忘世者適漢衰宋微不可有為故退然自守以終其身此其操行足以激勵貪鄙聞其風者頑夫廉而懦夫有立志矣況士君子生於其鄉論世尚友可不知其人已

予欲知其人不得其事可予得其事隱而不彰尤不可也此傳之所以廣又增錄其詩文既廣而增錄矣又刋以傳焉若是者皆君子之用心也傳之者棲碧李氏也刋之者李貞士廉也錄之者王遜之也序以冠其端郡人胡儼也

送諭德周公隨侍之南京序

楊溥

聖天子嗣登寶位明年改元洪熈諭廷臣若曰惟祖宗大德鴻業啓佑備至垂裕無窮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

定鼎金陵太宗文皇帝肇建兩京垂統萬世子嗣大歷
服仰遵成憲鳳陽皇陵金陵孝陵皇業所基朕寤寐不
敢忘謹遣皇太子致祭爾文武羣臣暨宮僚簡俾以從
廷臣奉詔惟謹於是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周公
崇述實在是行翰林羣公賦詩祖餞徵予序惟天啓聖
明開太平之運士君子千載一遇儲君天下國家大本
其官屬自古擇人惟其時斯道以行惟其人斯克翊於
善皇上丕隆孝思肇行盛典資賢俊輔導元良屬望尤

深儒者平居以致君澤民為心恒患乎弗遇而崇述遭際如此端躬正諭以副聖天子簡俾為吾儒增重其在是行乎昔司馬子長足跡半天下遂以文章名世若夫馳騁中原歴覧兩京仰二聖開創守成規模大畧擴充啓沃其所成就固不徒文章而已詩曰有馮有翼又曰以引以翼予於崇述有望焉

送劉汝弼序

正統元年春聖天子維新政化慎簡賢良用資勵翼重

惟方岳大臣以旬宣為職尤貴得人乃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公以翰林侍講劉君汝弼應詔擢授廣東右布政使朝之大夫士咸謂汝弼克宜是任少傅公之薦足以副朝廷盛意於其行同門楊溥偕諸鄉友仕於京師者餞之都門之外酌之酒而告之曰汝弼以名進士入翰林為史官為講臣歷事四朝其才猷抱負每見於論議文字間而今乃得措諸行事翰林以論思備顧問為職業未

嘗試以有司之務或者遂謂吾儒徒持文墨未閑政事今朝廷重念蒼生自翰林出典方岳自汝弼始夫方岳有連帥有司憲相頡頏有守令百執事爲之屬以從事所見或不能同事或失於緩急先後必有以包涵之使之從容歸於善然後爲得體汝弼之量足以勝之也仁人君子爲國牧民一夫失所則吾之辜顧惟一方之廣智慮或不周耳目有不逮求免於責不亦難乎而其要在擇守令汝弼之明足以别之也予於汝弼之行使天

下之人知吾儒施設有出尋常萬萬者矣汝弼曰某不敏敢不黽勉以副朝廷委任以求稱知已為斯文之光於是酌以為别

靜學齋序　　　　梁潛

予在禁林七年得交游之士二人焉烏江蔣君用文姑蘇趙君友同也二人者忠信慈厚而皆跡於醫皆為上御醫方纂修永樂大典編古方經二人者又總裁其事遂得朝夕往還久之蔣君去侍青宮予亦兼官春坊進

與蔣君接跡而竝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讐講益之雅相得益密然不知二人造詣修飭於道者何道而能然也意其質性自然一日過蔣君見其名齋曰靜學然後知其所以進德者在此也嗚呼靜者德之基也先儒以為養得至靜之極則自然包括宇宙終始古今濂溪周子上承孔孟之緒其示學者亦惟在於主靜夫中所謂靜者非靜而不動之謂也無欲則靜靜之中而動理具焉故雖古今之遠宇宙之大千變萬化之無窮說之於吾

心者不見其有餘也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不見其擾理天下之至繁而不見其勞所謂淵默而雷奮者動之中靜之理所以行也靜體而動用靜存而動行此誠意正心之事而蔣君達此其過人也宜哉諸葛武侯謂才須學而學須靜者周子之言非有取乎彼然吾觀蔣君之賢葢有徵乎其言也蔣君與人處洞豁不為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君澹然恬漠雖於醫亦不屑然二人者中情甚相似皆善文辭皆有得於靜者因讀諸公所

為靜學齋詩喜而為之序既以貺蔣君又書以質之趙君也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於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懽欣形之詠歌使當時讀之者皆為之擊節羨慕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

時不及之歎則雖盃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永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會於北京城南公宇之後於時涼露既降清飈悠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諗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埴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於中隨所感而發之於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為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

見君子之心也因為之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朝廷亨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辭語之細也

遊長春宫遺址詩序

長春宫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邱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宫祕宇儗於王者今其宫既毁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葢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

陸而薊門高邱之間荒臺遺洺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於朝與居於城中者蓋嘗知惟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郡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於居庸出榆關碣

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中外而壯偉觀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干戈擾攘其中故其地勢之險若有不足恃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聖明受命攘除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熈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嗚呼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

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邪誠使在夫五代亂離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邪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卲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之棨修撰王君時彦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

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送景山張先生赴京序　王紳

予讀歐陽文忠公榮鄉亭記知昔蜀之郡縣胥吏不喜儒士每見輒為其毀辱構陷以故人不樂業儒亦不急於仕祿甚有志者不過習訓詁歌詩以自養而已未嘗不歎其習俗之鄙陋而士氣之委靡也士生其時處其鄉能援擢奮勵以自見者其亦得十一於千百哉今去

其時未久餘風遺習豈無存者顧在作興之方與自立之志何如耳臨卭景山甫張先生蜀產也自其少時慷慨有立志習詩書六藝之文即圖為世用後罹元季兵興浮沉里閈以保全性命者五十年國朝文運開始曰以求賢為務遂應有司之辟入成都為司訓居職九載所教弟子多所成就邑人稱之迄今考滿將赴天官覈績而景山甫之顛髮亦已種種矣或謂景山甫習蜀土之俗近納祿之年且負錮疾必將乞骸骨而歸故鄉𥃝

茅簷涼竹簟以樂夫崦嵫之境設使之任職臺閣寄牧州郡必非其志矣予謂不然昔馬周以晚年而見遇汲黯以多病而卧治況當盛明之時為士者孰不欲竭心展力以希尺寸之功而圖芳於竹帛尚何有習俗之移人乎吾知景山甫且將推其所有以自效庶幾不負平昔之志異日年益高而業益成致政以歸指某邱某水之舊遊盤桓桑梓以保夫天年使人稱其生為鄉文人没為鄉先生則豈非景山甫之志願哉予與景山甫遊

且相知故本其心為言以贈之而并廣或人之所見

送鄭叔貞序

洪武丁巳先師太史宋公致政家居於羅山紳始弱冠以契家子獲執汛掃役於公門公不卹汲引而誨之每賓客散後列弟子坐松濤室下歷數古今作者必曰吾於交友所見惟爾父一人而門人輩獨希直而已希直即今侍講正學方先生也紳時騃稚未知所云而識者知公之言為至論後二年公卒於蜀先生東歸天台旋

出教授漢中令天子即位首名入翰林而名益著聞天下是時登先生之門者雖甚衆有若鄭君叔貞者先生里中子也資稟清粹力學好古為文辭如春空層雲變態百出如秋江長濤渺漫無窮非其才氣之贍固不至此然叔貞雖不事表襮而其聲譽已藹乎縉紳間今年叔貞侍先生入京居數月念定省之職久曠惄然興懷促裝將還故里紳方以名命至相與周旋者信宿將别因為言曰夫天下之物成之難者器必大器之大者用

必博萬斛之舟非尋丈之材一日之功所能為惟夫材良功就而成器也則必以之駕於長江巨海之上驚飈複浪之中而利濟之功大矣君子之為學豈異是哉是故極天下之書無不讀盡天下之理無不明蘊諸躬者極其備養諸内者極其充於是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其設施布置豈庸人俗子所能窺測哉昔范文正公修學於泰山已有當世之志及出而用皆能行其志者以其得之有素也今

叔貞之志可謂美矣其學可謂成矣况今聖天子側席求賢以鋪張盛大之治所以行其學者豈有遺於叔貞哉兹行也吾願叔貞益擴其所已能力其所未至使先生以太史公之稱先生者稱叔貞則叔貞經濟之施蓋未晚也紳也雖愚安敢不以文正為勉

送皇甫訓導序

鄒緝

永樂十二年春太原府之徐溝縣學訓導皇甫秉德以北京行部尚書朱公聘之為考官其秋至部將入而受事

而車駕適自北伐還行部以在京例考試官須上請於
是予與曾君子啓實被命朱公因以員額為限凡所聘
取六人例減以就額考試官二人改為同考官而秉德
與上蔡學教諭程某改為內外受卷官八月戊申入院
丙寅撤棘秉德將辭歸乃謂予曰吾始以聘命來今不
得受事而歸將何以解徐溝邑人之惑乎願得一言而
歸庶幾可以藉予之口也予聞而心慚無以復於秉德
也則告之曰先生之學誠優矣其德誠厚矣然而時有

不偶也故雖受聘幣而來而卒不克受事而歸於其心誠若有不能釋然者然古之人亦嘗有若此者矣不獨先生為然也在漢之時公孫弘為其鄉推舉對策不合竟免歸公孫既不以為病而鄉之人亦不以是少公孫其後再推而對策則第一元之時吳文正公伯清以大臣薦為國子監丞及至京師而其處已有先之者文正公亦竟自罷歸而未嘗以之介於心夫事苟無愧於已則夫榮辱得失之際亦何足加損於我哉且通塞有時

進退有義君子所守之道蓋如此此獨行部失制變從宜之道耳士君子不能不為先生惜而先生所以自處宜順適乎時而不以是介於心可也於是秉德欣然而釋曰先生之言然請書之吾將持以解夫邑之人

送何給事中序　　陳繼

仁宗昭皇帝之為治也欽順天心敷章文德禮任師保恩信洽於天下天下之民樂生而趨善者翕然興起帝念所以致若是者實由繼承先德而本乎二帝三王之

道也乃設弘文閣於禁密之地命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弘濟侍講王公汝嘉居之備供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本清編修楊敬行簡俾接二公之武又起繼於草野之中入與共事繼獨愚陋無以仰副聖望然蹇蹇之心誠不敢不以二帝三王之道而進說也皇上嗣位治隆舊章務先史事其在弘文閣者皆領事翰林而楊公預執朝政宣德元年本清援例歸新城謁祭先隴而展其誠孝飲餞以詩送之者皆翰林名卿於乎本清亦可

謂榮矣以本清生故家習禮佩義克崇清白之行仕年已久聲績張著老至而為近臣日與魁豪雄傑振奇炫異數彬於文辭以飭朝廷禮樂文物之盛輝耀百世者又可謂不負其所學矣因其歸故序而送之

晦庵詩抄序

吴訥

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以至陶靖節之高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三謝以降正風日靡唐興沈宋變為近體至陳伯玉始力

復古作追李杜後出詩道大興而作者日盛矣然於其間求夫音節雅暢辭意渾融足以繼絶響而闖淵明之閫域者惟韋應物柳子厚爲然爾自時厥後日以律法相高議論相尚而詩道日晦焉宋室南遷晦庵朱子以天挺豪傑之才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間嘗讀大全集觀其五言古體冲遠古澹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又於韻語之中盡發天人之藴以開示學者是豈漢晉詩人之所可及哉

然集中編載衆體混出且卷帙浩瀚獲見者鮮暇日因手抄五言古體始於擬古終於感興諸詩得二百首寘於家塾以教子弟蓋欲使知詩章之學亦先儒之所不廢沉潛之久庶因有以得其歸宿云

女教續編序

王直

女德之隆汙家之興廢繫焉教之不可不豫也晦菴先生小學之書取古昔聖賢嘉言善行以為立教之本其訓女子亦備矣有元之時相臺許獻臣又蒐獵經史取

其可以示法者作女教之書凡為女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悉具吳文正公謂可與小學之書竝傳其用心亦至矣然予聞之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謂之君子則必有師友之資問學之益而尤貴多識則孤陋寡聞不足以成德可知矣況乎閨門之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而欲廣其見聞增益其智識使德立行修非資於書不能也公務之暇稍覽載籍錄前二書之所未錄者得若干條會粹成篇客或謂予曰女子以柔順為

德而以剛暴為戒彼庸奴其夫拂逆其舅姑鬬狠於其里閭此之謂悖人理速天誅而不可與居者也今子取坤文言以剛方訓之無乃過乎予曰坤乾之對萬物之母也女子之德不取法於坤而奚取柔順者體之正剛方者用之發安常處變之道在是矣剛則其守固而不可屈撓方則其志定而不可移易然後柔順之體全夫強戾不生於心乖忤不及於物羞畏隱忍未嘗厲色疾言可謂柔順矣然或巽懦委靡人得而制之依阿苟且

之間蓋有失其身敗其家者則剛方之德非女子之所當務者乎彼之所為剛惡也子之所用為訓者剛善也向善悖惡智者固能擇焉且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剛柔健順皆具矣以是為訓亦因其所固有者而尊之耳子言奚過哉客不能難遂書以弁其首

贈李先生十題卷序

正統十二年國子祭酒李先生以老病乞致事上惜其去不許者數矣最後言益切乃許之公卿以下至於逢

掖士皆歎曰先生文行為學者師法久矣今致事去使
倀然無所依於先生則為榮於諸士子則為可惜閭巷
火伍之中則曰是能深知我而有志於恤我者也今則
去矣太學諸生服先生之教而蒙其德五六年來敬愛
如父母自初有疾皆奔走治醫藥及少間則動色相慶
至是無可奈何猶相與言於上曰祭酒李某感皇上嘉
惠學者之意小大之才多所造就蓋前此未有今以老
病乞致仕臣等尚願少留之不可退則取其事為十題

命良工繪圖求諸名賢各識一言以為贈上亦眷顧之不衰詔兵部為具舟陛辭之日賜鈔一千貫命光祿具酒饌餞之及行達官顯人多先出崇文門外以序別太學師生用彩幣製旗帳各為文辭頌先生之德教諸坊樂工植大鼓雜以金石絲竹之音喧然前導送者凡二千餘人遠近觀者塞路一時行旅至不得往來商賈為之廢業莫不嘖嘖稱美以為榮至有為泣下者漢之疏廣唐之楊巨源不能過於今七八十年之間亦未見其

比先生獲乎上下如此其美之鉅細可知矣雖然此豈特為先生榮哉他日良史書之後千百年有讀之者足以見今日尚賢之美是所以為邦家之光也嗚呼盛哉予與先生仕同年荷四聖之德大矣忝竊非分方資輔益以逭負乘之譏而遽舍之去予何恃以立哉欲不戚然以悲可得邪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予終有望於先生也諸生以十題屬予言故為序而道之

明文衡卷四十三